

清代海派中医张玉书膏方特点探析

张树瑛 朱凌云

(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上海市中医医院,上海 200071)

摘要 张玉书为晚清儒医,海派中医张氏内科第8代传人,上海近代名医张聿声之父。张玉书以伤寒杂病著于时,医术精湛。弥足珍贵的是其遗存的膏方达100余张,涵盖了内科、妇科等冬令调补,既充分诠释了清代江南地区膏方的组方结构,又体现了张氏膏方讲究平衡为宗、补消兼施,扶脾健胃、多脏并调,注重精、气、神三位一体的特点。

关键词 海派中医 张玉书 膏方 清代

中图分类号 R283.621

文献标识码 A

文章编号 1672-397X(2015)01-0014-03

上海龙华张氏内科,自第一代张元鼎(明朝)行医创业以来已有370余年历史,其聚族繁衍,世传儒医,名医辈出,至今已传至第十四代。张玉书(1822-1867),名麟祥,龙华张氏世医第八代传人,其四子皆沪上名医,尤以张骧云(又称张聿声)名震申城。张玉书所处时期正值咸丰同治年间,江南几经瘟疫肆虐^[1],而张氏历时数年对治疗伤寒温病颇有心得,形成独特治疗法则。张玉书少承家学,随祖父张克振潜心于此,医术精湛,救人无数。在《民国上海县志》中有记载:“克振孙祖父俱得医名,麟祥益进其业,治病能断人生死。”张玉书精通伤寒,也善于日常调补,行医多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,留存至今的膏方治疗体虚杂病颇具特色。

1 清代江南膏方概论

膏方溯源,最早可追溯至西汉《五十二病方》。其成熟盛行始于明清,如章次公先生所云:“膏方之剂,不见仲景、思邈之书,即金元四家亦未尝有焉。溯其所自,实始于明代注重血肉有情之物,为虚羸不足者辟一新途径。”

随着江南命门学说兴起,江浙一带医家深受《内经》“肾藏精”“秋冬养阴”“藏于精者,春不病温”观念影响^[2],并将此融于膏方论治中,冬令膏方在江南已见端倪。《素问·四气调神大论》曰:“冬三月,此谓闭藏。”讲究的就是秋收冬藏对时令的把握。冬季人之阳气潜藏,借膏之黏稠填补肾命,舒缓而治之。

彼时北方膏方仍以巩固宿疾、治疗为主,并无对时令的要求。至清代后期,南北差异日益显著。江南膏方多以冬令时节为要,养生保健为主,并逐渐形成

以开路方祛邪扶正、健脾开胃,再予膏方滋肾固精、益寿延年的治法。其制作工艺也日臻完善,如孙采邻提出:“煎膏加蜜成规:凡药一两,煎膏三钱。每膏一两,加白蜜二钱,此成规也。”基本已成为清代膏方制作标准^[3]。彼时冬令膏方的遣方用药、胶类、收膏的方法使用已与现代膏方几无差别。

2 张玉书膏方解构

张玉书膏方,据史料考证,部分书于癸亥年,即清同治二年(1863年),为其中年之作,也是张氏保存至今年代最为久远的清代膏方。

纵览膏方,涵盖男女老幼各色调理,以中老年虚劳调治居多。不乏“男性体虚”方、“女性冲任失调”方、“老年气血不足”方、“小儿健脾调胃”方等。用药多为三十余味,分主方、辅料、炮制三步,兼顾益气、填精、安神,段落分明,井然有序。

主方补益为首,常配伍温肾健脾、活血理气、养阴安神之品扶羸补虚、治病祛邪。特别注明细料(又称细贵料材)的使用,如野山人参、高丽参等另煎浓汁收膏时冲入,胶类药常选加陈阿胶、鹿角胶、龟版胶等血肉有情之品,补益肝肾、益精养血,结尾予白冰糖或净饴糖矫味赋形、熬制收膏。

膏方补益不乏金贵之品,极讲究道地药材、饮片炮制以及熬膏须合理规范。全方常出现特殊炮制,如四制香附、醋炒白芍、盐水炒牛膝、蜜炙绵芪、土炒野于术、酒浸归全等,而同一味药也出现不同炮制方法,如盐水炒熟地、火制大熟地、蜜炙大熟地,另有蜜炙绵芪、水炙绵芪、清炙绵芪,姜半夏、仙制半夏、青盐半夏等。根据中医临床的不同需要,进行特殊处理,从而改变药性,提高疗效。

基金项目:上海市中医药海派中医流派传承研究基地建设项目(ZYSN XD-CC-HPGC-JD-006)

3 张玉书膏方特色

3.1 平衡为宗, 补消兼施 中医对平衡的重视, 深受古代哲学影响, 最早可溯源于《易经》^[4]。《素问》曰: “阴平阳秘, 精神乃治。”自然界的平衡法则同样适于机体生命的维系。人体平衡, 多体现于阴阳、气血、脏腑的协调。阴阳失衡、气血不和、脏腑失调则机体平衡不再。五行理论中的生克制化, 包括精、气、血的互生互化, 所谓“培土生金”“培土抑木”“气有余便是火”等都体现了中医恪守平衡的原则^[5]。

张玉书膏方, 冬令调理虚劳者居多, 但用药并非单纯补益, 多以体察患者寒热、虚实体质为主, 以药味的寒热温凉来调节体质, 消长转化, 补其不足, 泻其有余, 求得补泻兼施, 平衡阴阳。

如膏方中予补骨脂、川断、巴戟等温热药味时, 多酌情选用天麦冬、生地、菊花等甘寒药味; 用参术芪地等补气血之品之余, 另佐陈皮、佛手、香附疏肝理气; 菊花、珍珠母、白蒺藜平肝抑阳, 以达调补兼施、补而不滞、平衡阴阳的效果。在胶类药的使用上, 也根据患者体质的差异审慎投用血肉有情之品, 剂量因人而异, 以防过于滋腻, 反不得其所。

3.2 扶脾健胃, 多脏并调 中焦脾胃, 为气血生化之源、后天之本, 与五脏六腑关系密切, 脏腑百骸皆赖之濡养。膏方药味多扶羸补益之品, 若脾胃羸弱, 中焦失衡, 则纳运失常, 虚不受补, 不能运化重浊之药, 反致中焦壅滞, 恋邪更甚。而脾胃虚损, 更累及他脏。所谓“脾胃内伤, 百病由生”。张玉书膏方首以扶脾, 意在补而不滞。常合用六君子汤、参苓白术散等顺气和中, 以强脾胃, 列方必有山药、白术、芡实、莲肉等渗湿健脾之品。待健脾功效提升后, 补益之品方能濡润五脏, 调治百病。

虚劳者多为久病内伤, 常累多脏失调, 并有虚实夹杂、证候多变的特点。而膏方之用根本也在于多脏并调。《难经》有云: “损其肺者, 益其气; 损其心者, 调其营卫; 损其脾者, 调其饮食, 适其寒温; 损其肝者, 缓其中; 损其肾者, 益其精。”实为五脏之损治则。

张玉书将补虚与疗疾并重。如肺胃阴虚常用沙参、二冬、百合益胃生津, 补肺启肾; 肝阳上亢予煅牡蛎、龙骨(齿)、钩藤平肝潜阳、定志安神; 肝肾阴虚予枸杞、女贞子、阿胶滋补肝肾、益精明目; 风湿痹痛则予钩藤、秦艽、羌活舒经通络。另有将补法与清热、化痰、活血、祛瘀、利水等相结合, 以五脏并调, 缓攻平治。

3.3 填精益气, 顾护安神 古代哲学提倡“神形合一”的观点。神生于形, 神存于形, 被视其为生命两大要素。中医概括为“精、气、神”, 狭义来说即“肾精、脾气、心神”。《养生三要·存神》曰: “聚精在于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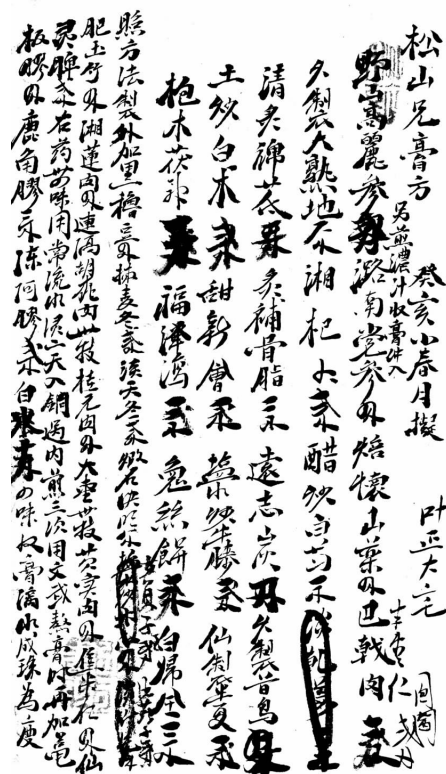
气, 养气在于存神。”肾为先天之源, 脾为后天之本, 心者, 五脏六腑之大主也, 精神之所舍也。可见三者关乎健康之密切。

张玉书膏方均兼顾精、气、神三位一体。气血丰沛, 精气旺盛, 方能补益得道, 神形合一。故其膏方中除却救偏祛病之外, 每方必予熟地、补骨脂、杜仲、菟丝饼等补益肝肾、益精填髓; 山参、野高丽参、黄芪、山药、湘莲肉大补元气、益卫固表; 远志、茯神、枣仁、桂圆等以求补肝宁心、养心安神。体现了阴阳、气血兼顾, 脾肾同调, 顾护安神的治疗理念。

4 张氏膏方选萃

以下择取张玉书膏方中具有代表性的中年男性、老年女性各 1 例。两者虽有性别差异, 但治疗法则皆以“精气神”为纲, 组方用药以“平衡”为本, 注重辨证, 体现了张氏的膏方特色。因发现的处方均无详细病史症状体征记录, 故只以方测证, 予以解读。另为尽可能还原原方内容, 中药计量仍采用“钱”、“两”为单位, 若将“两”换算至“克”则约为 1:30 的比例。

4.1 松山兄膏方



松山兄膏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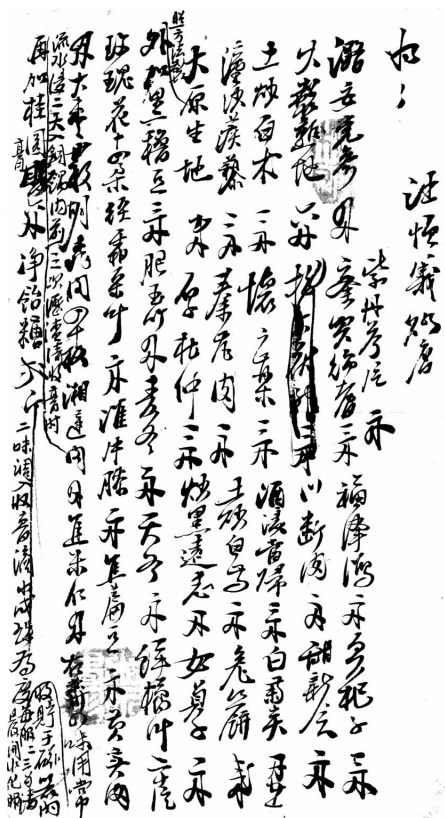
组成: 野山高丽参 2 两, 路南党参 4 两, 煅怀山药 4 两, 巴戟肉 2 两, 生枣仁 2 两, 火制大熟地 6 两, 湘杞子 2 两, 醋炒白芍 2 两, 清炙绵芪 4 两, 炙补骨脂 2 两, 远志炭 1 两, 火制首乌 5 两, 土炒白术 3 两, 甜新会 1 两, 盐水炒牛膝 3 两, 仙制半夏 2 两, 抱木茯神 3 两, 福泽泻 3 两, 菟丝饼 2 两, 白归全 3 两, 黑

稽豆4两,拣麦冬2两,淡天冬2两,煨石决明8两,女贞子2两,沙苑子2两,肥玉竹4两,湘莲肉4两,连隔胡桃肉30枚,桂圆肉4两,大枣30枚,芡实肉4两,焦米仁4两,仙灵脾2两。

用常流水浸二天,入铜锅内煎三次,用文武熬膏时再加龟版胶4两、鹿角胶3两、陈阿胶2两、白冰糖11两细料四味收膏滴水成珠为度。

方解:此方拟于癸亥年小春(即1863年十月,以其温暖如春,故谓之小春,亦云小阳春)。松山兄为中年男性,肾精亏损,脏腑失调,体虚为本,又虚实夹杂,治从调脏腑、抗衰老为主,用药亦需谨慎有度。方中野山高丽参大补元气;山药、白术健脾和胃;莲肉、芡实收涩固精;八珍汤气血双补;枣仁、远志、茯神养心安神。循证以龟鹿二仙膏养血助阳,玉竹、二冬膏养阴润肺。又予白芍、石决明平抑肝阳,补肾阳与平肝阳互用,补消并用,以防阳过。方中黑糯米性平,味甘,入脾、肾两经,又具补脾、利水、解毒功效,药食俱佳,又防老抗衰,乃张玉书膏方之独门秘法,其膏方每方必用。纵览全方,体现了精、气、神三法并举之功,辨证虚实又务使补泻得宜。

4.2 奶奶膏方



奶奶膏方

组成:潞安党参4两,紫丹参片2两,蜜炙绵芪3两,福泽泻2两,炙杞子3两,火制熟地6两,川断肉2两,甜新会2两,土炒白术3两,怀山药3两,酒

浸当归3两,白菊炭1两5钱,潼沙蒺藜3两,秦艽肉2两,土炒白芍2两,菟丝饼2两,大原生地5两,厚杜仲3两,炒黑远志1两,女贞子2两,黑糯米3两,肥玉竹4两,麦冬2两,天冬2两,鲜橘叶20片,玫瑰花14朵,经霜桑叶2两,怀牛膝2两,焦扁豆2两,芡实肉4两,大枣30枚,胡桃肉40枚,湘莲肉4两,焦米仁4两。

用常流水浸二天入铜锅内煎三次,沥渣清收膏时再加桂圆膏6两、净饴糖2斤二味调入收膏滴水成珠为度。收贮于瓷器内,每服二三勺,清晨开水化服。

方解:此案为应用“素胶”之例。全方选药34味,纵览全方,当以治疗老年女性常见肝肾不足、气血亏虚。虚病多以阴阳失济为首,故膏方以左归丸为基础,滋阴补肾,填精益髓。同时加用菟丝子、川断、杜仲等甘温助阳之品,平补阴阳。精气靠后天给养,而精神赖气血滋养,女性营血不足又予当归、黑糯米活血补血;山药、扁豆、大枣益气健脾;天麦冬、肥玉竹养阴润燥。考虑女性多肝郁,故予玫瑰花、甜新会疏肝理气;潼沙蒺藜、桑叶平抑肝阳。全方以平为期,为使补而不壅,最后予二味素胶收膏,以防滋腻过度。组方以辨证为首,并无一味名贵药材,体现了阴阳双补、疏补兼施、互为牵制、平衡为宗的要义。

5 结语

综上,张玉书清代膏方理虚调治着重辨证,多以阴阳平衡为本,调补脾肾为纲。补精、益气、安神,循证稍佐消药以纠偏体质,顾护脾胃,多脏并调。用药朴实无华,不迷恋“参茸虫草”等名贵药材,但注重药物的各种炮制。结尾亦不忘注明服用方法,如依方用常流水浸二日,入铜锅三次煎煮,滴水浓缩加蜜收膏为度,每服二三匙,清晨服……可见医家对于列味之苛求,遣方之用心,其对研究海派中医张氏内科流派,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余新忠. 咸同之际江南瘟疫探略: 兼论战争与瘟疫之关系. 近代史研究, 2002, 8(5): 79
- [2] 顾植山. 膏滋方理论考源. 中国中医药报. 北京. 2009-11-06(4)
- [3] 荆丽娟, 丁洁韵, 黄晓华, 等. 从膏方医案中看清代至民国时期膏方发展的特点. 中医文献杂志, 2014(1): 28
- [4] 张慧卿, 钱力兰, 朱国福. 浅谈中医的平衡观. 江苏中医药, 2009, 41(3): 17
- [5] 陈学奇, 葛蓓芬. 中医“平衡观”在膏方中的运用. 浙江中医杂志, 2013, 48(3): 157

第一作者: 张树瑛(1982-), 女, 本科学历, 住院医师, 主要从事中医内科研究工作. akql@hotmail.com

收稿日期: 2014-08-01

编辑: 吴宁